

# 2019年春季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交流总结

2019-11-13 14:30:20

从6月22日在Kingsford机场乘上回国的航班，到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回忆起来上半年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我也能清楚地回忆起一幕幕来。在家里过完年后，就匆匆搭上了去悉尼的班机，在踏上陌生国土的一刻，内心突然充斥着彷徨和不安，身上穿的还是来自北半球冬季的衣服，针织衫不算厚却还是在40度高温的南半球夏天闷的让人心慌，坐上悉尼大学预定的接机大巴却因为听不懂司机的澳洲口音险些流泪，刚刚到达的一周几次因为错过google map的提示而在一片block转30分钟找不到方向.....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美好的开始，似乎预示了这半年都将过着struggle的生活，在悉尼的第一个晚上，顺利地失眠了，翻看国内同学的朋友圈，想知道如果自己如果没有选择交流的话，大三下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和大家一起选二十多学分的课，赶一个又一个的deadline，坐在且苑餐厅开小组讨论会，可能再去一份实习，这也许是大三的正常生活，忙碌，但却不用面对自己去处理一切未知的恐惧。我也没想到转折来的这么快，似乎从orientation的一周开始后，我就在渐渐享受属于自己的交换生活。在复旦的时候，自己总是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想事情，我一直在想这种喜欢一个人究竟是因为国内这种总是喜欢集体的文化让我产生了潜意识的排斥，还是我真的喜欢。在悉尼的第一个星期，我就知道，我是真的喜欢。悉尼大学的Fisher图书馆有9层，我最喜欢的是4层以上的藏书空间，第4层有一些中文书籍、第5层新闻传播学的书最多、第9层有很多国际上期刊的收藏本.....如果说让我选在悉尼最幸福的一个瞬间，那一定是在Fisher第5层踩着小板凳盯着书架上循着序号找一本书并突然找到的那一刻。自己一个人去探索这所大学，仿佛能感受到一个拥有170年历史的老校的灵魂，而锁住它灵魂的东西，在图书馆里。第一次去还书时，因为不会使用还书机器，图书馆老师主动走过来帮我，然后问我需不需要receipt，我点点头，他说“要5块钱”，我又赶紧摇摇头，然后他笑了，说只是在开玩笑。这是在Fisher里不算特别的瞬间，但我一不小心就记了很久，成了支撑我很久久的力量。在悉尼大学上课期间，可以感受到国外的教育体系安排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通常一门课一周6个学时，大课教授进行lecture,而后助教负责seminar或者tutorial，一遍遍讲解让学生理解。印象比较深的两门课一是Introduction to Media Study，因为国内新闻学院普遍将新闻学和传播学放在一起，将大众传播作为讲授的核心，对于媒介的思考是我一直缺乏的，这门课算是打开了新的视角；另一门是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选这门课的时候一直是想要拥有一个别样的视角看中国，但这门课收获最大的是在tutorial上和国外同学的讨论中，他们大部分的人没有来过中国，又或者“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模糊却又神秘的符号，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在试图勾勒出一个他们眼中的“中国”，虽然交谈的结果时常不令人满意，但我享受这样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人的生活，所以仿佛突然就多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做了非常勇敢的尝试。在开学之初，就用不那么熟练的措辞给院系的老师们发邮件，去搜每一个老师的research gate还有google scholar，看他们在做的研究项目，然后发邮件请求能给他们帮一些忙，做一些研究上的工作。尽管二十多封邮件只收到了四封回信，其中有三封还是劝我好好享受交换生活并表示不接受本科生科研的，但唯一一封来自香港的华裔教授的回信说，愿意和我聊聊，还是让我激动非常。对于一个本科生而言，除了帮助老师搜集搜集资料，实在也不能做太多科研上的工作，但至少在和老师、和博士生的聊天中，我在感受所谓国外科研生活的节奏。想起一些午后，在听完老师和他的博士生的seminar后，和他们一起喝一杯咖啡，聊一聊最近读的论文，谈一谈国内的传播学教育和澳大利亚的传播学教育。自己进入二十岁之后，一直在尝试做的两件事情，一是做自己，二是做减法，好像在复旦的时间里，每个人都非常忙碌，我们仿佛一群羊，看到哪边有草就争抢着一哄而上，实践、GPA、科研项目、创业创新大赛、实习.....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坐在那里想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了。在悉尼看到的博士生生活，从一篇一篇论文中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点、在一次一次讨论中让思想碰撞，我想我真的蛮喜欢这样paid to think的生活。我想，这就是“做自己”。从悉尼回来后，我在继续进行这条路的探索，而在这样的探索中，我在努力的给自己做减法，抛却太多的杂心，盯准唯一的目标。我总是觉得这样的自己非常幸运，我今年二十一岁，二十一岁的自己就已经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而这样的幸运，是在悉尼大学的四个月赋予我的。从悉尼离开已经五个月了，我偶尔还是会想起悉尼的晚上，在小小的房间中读文献，偶尔看一看电视，到时间了就躺在床上睡觉。悉尼的夜晚很蓝，星星很亮，悉尼的人很美，我在那里的生活很甜。离开悉尼那天早上，我看着收拾得空空如也的房间，忽然感到，仿佛我没有给这里带来什么，但在悉尼给我的记忆却永远留在我心里，成为支撑我的养料，将支撑我走过剩下的悠悠岁月。